



CLASSICS IN THE WORLD

世/界/经/典

Once a century ago, each one of the classics written by two hundred famous masters has engaged readers' strong attention and greatly impressed them.

Classics Mini-Novel
In The World

①

微型小说

一百多年，两百多位著名大师的经典之作，每一篇都令人久久回味，难以忘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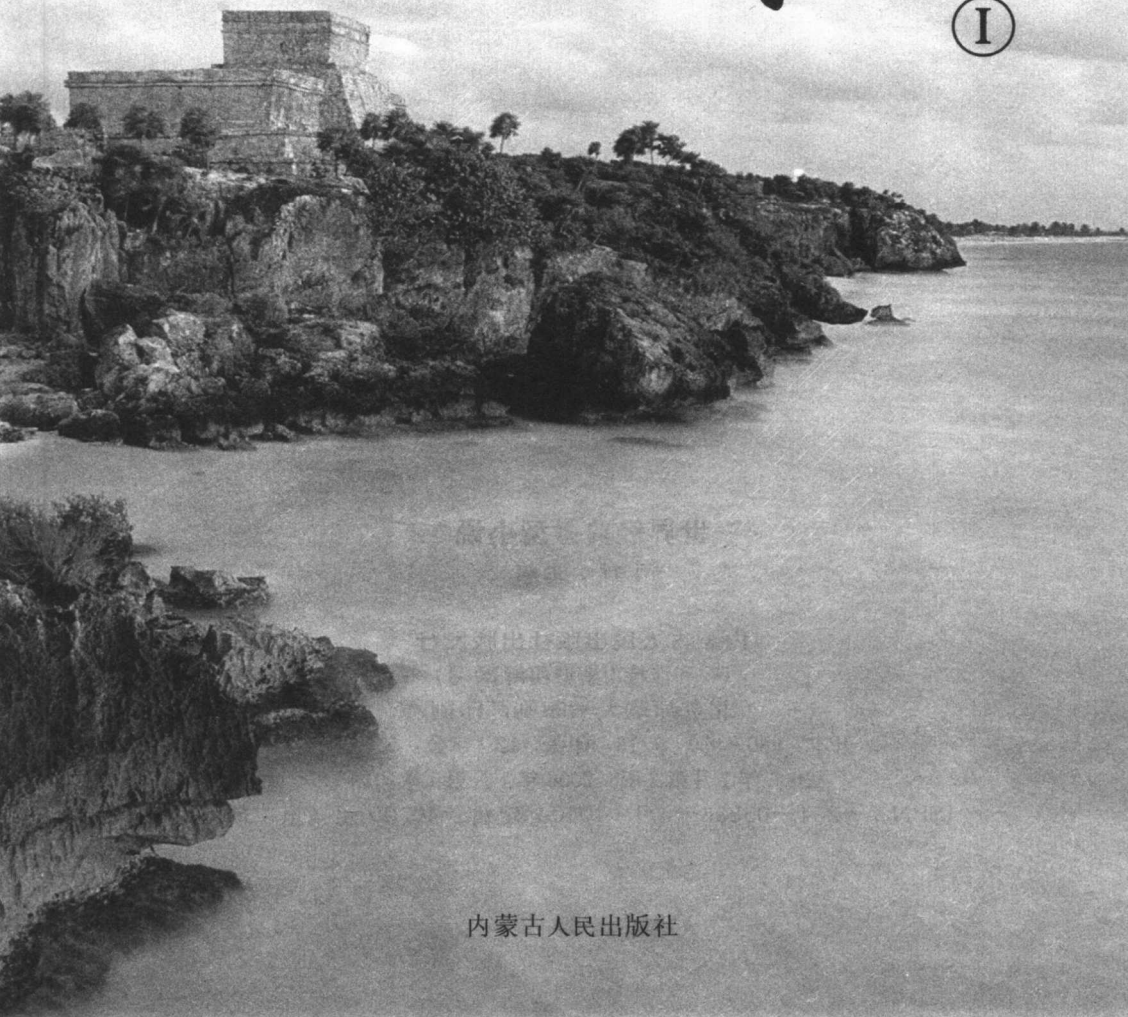


CLASSICS IN THE WORLD

世/界/经/典
Classics Mini-Novel
In The World

于行◎主编

微型
小说
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界经典微型小说/于行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1

ISBN 7—204—05836—4

I. 世… II. 于…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6678 号

世界经典微型小说

于行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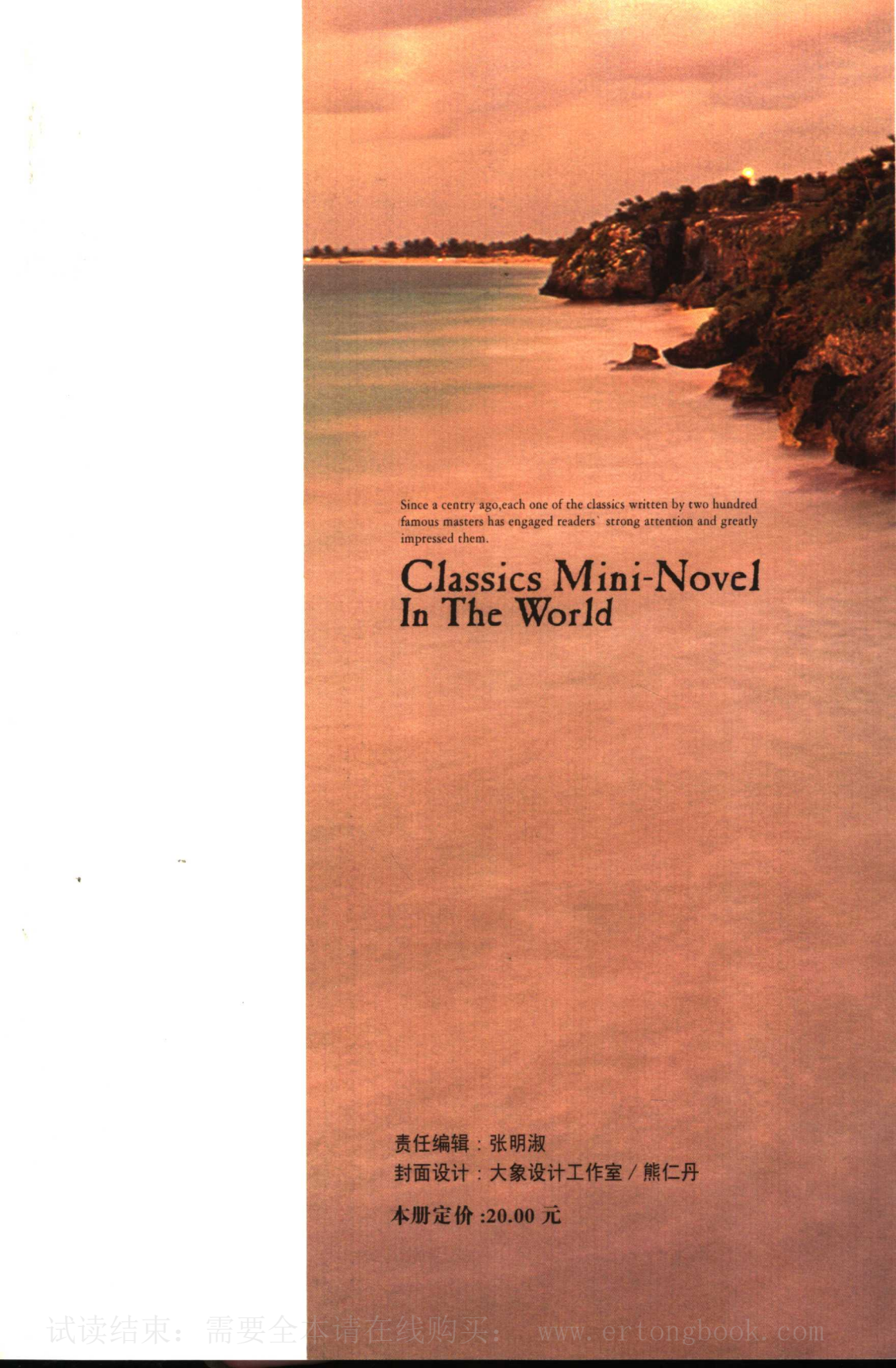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680×980 1/16 印张: 12 字数: 50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2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4—05836—4/I·1040 定价: 40.00 元 (全二册)

一百多年，
两百多位著名大师的经典之作，
每一篇都令人久久回味，
难以忘怀！



Since a century ago, each one of the classics written by two hundred famous masters has engaged readers' strong attention and greatly impressed them.

Classics Mini-Novel In The World

责任编辑：张明淑

封面设计：大象设计工作室 / 熊仁丹

本册定价：20.00 元



序

在小说的各种体裁中，微型小说无疑是篇幅最短、魅力最大的一种。微型小说篇幅虽短，少则几十个字，多则千余字，但就像俄国著名小说家契诃夫所说的：恰似一个小个子的脑袋里却装着最大的思想和真理！微型小说的体裁决定了作者必须在方寸之间任意驰骋自己的想像力，仿佛“带着镣铐的舞蹈”，令人既惊且叹！

本书编选的自然是在微型小说这个家族中的精粹之作。本书所编选的方式和一般的微型小说选辑也有所不同，不是大杂烩，而是以川端康成、星新一、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李·柯克等六大世界著名微型小说作家的作品为主，其他各国家的经典之作为辅，相互辉映，相得益彰。上述六位作家的作品各自有其特点：川端康成清淡悠远、极具美感；星新一天外飞仙，极尽夸张之能事；契诃夫寓讽刺于喜剧式的情节中，幽默诙谐；欧·亨利妙笔铺垫，情节跌宕；杰克·伦敦似嘲似讽，浑然天成；李·柯克貌似一本正经，实则



序

有如顽童，其作品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其余作家亦各有自己特点，他们汇集在一起，如珠落玉盘，奏出一片和谐美妙的音乐，绕梁三日，令人久久回味。

编者

2005. 11



目 录

序

- 罗丝·伊格尔 〔美国〕西·汤姆斯 / 1
我的大波斯菊 〔美国〕西·汤姆斯 / 2
利诺和他的主人 〔美国〕西·汤姆斯 / 3
一毛不拔的情人 〔美国〕欧·亨利 / 5
钟摆 〔美国〕欧·亨利 / 10
买主 〔美国〕欧·亨利 / 13
白手起家者 〔美国〕李·柯克 / 18
谋杀房东 〔美国〕李·柯克 / 20
苹果树 〔美国〕约·格立克斯 / 23
凯赛娅 〔美国〕约·格立克斯 / 26
一个悲剧 〔美国〕杰克·伦敦 / 29
伯爵的贵宾 〔美国〕杰克·伦敦 / 33
未知数 〔美国〕艾辛格 / 38
魔术师的报复 〔美国〕托·R·索斯 / 43
一位幽默家的自白 〔美国〕普·戴伊 / 45
勋章 〔俄罗斯〕屠格涅夫 / 51
纪念册 〔俄罗斯〕契诃夫 / 54
文官考试 〔俄罗斯〕契诃夫 / 56
看不见的眼泪 〔俄罗斯〕契诃夫 / 59



目 录

- 月食 〔俄罗斯〕契诃夫 / 64
外交家 〔俄罗斯〕契诃夫 / 65
住别墅的人 〔俄罗斯〕亚·伊·谢德林 / 69
冒充者 〔原苏联〕H·伊萨耶夫 / 70
马美人 〔日本〕川端康成 / 73
化妆的天使们 〔日本〕川端康成 / 75
百合 〔日本〕川端康成 / 79
厕中成佛 〔日本〕川端康成 / 80
当铺 〔日本〕川端康成 / 82
雨伞 〔日本〕川端康成 / 84
遗容 〔日本〕川端康成 / 85
秋风中的妻子 〔日本〕川端康成 / 87
监视哨 〔日本〕星新一 / 88
大度人家 〔日本〕星新一 / 91
重要情节 〔日本〕星新一 / 93
石榴 〔日本〕井上靖 / 95
竹叶舟 〔日本〕秋叶季人 / 98
秋雨潇潇 〔日本〕秋叶季人 / 99
邻居 〔日本〕森瑶子 / 102
美人花 〔日本〕夏目漱石 / 104



目 录

- 梦幻的雪 〔日本〕夏目漱石 / 106
久违的人 〔日本〕御园彻 / 108
偶然的莽撞 〔日本〕村田浩一 / 110
失盗 〔日本〕森村诚一 / 114
神秘人 〔日本〕森村诚一 / 115
无重力犯罪 〔日本〕森村诚一 / 117
纠缠 〔新加坡〕君盈绿 / 119
谜 〔新加坡〕君盈绿 / 120
鬼婴 〔新加坡〕木子 / 122
节日 〔新加坡〕雨桐 / 123
阿混 〔新加坡〕雨桐 / 125
假如你到马尼拉 〔新加坡〕E·希顿 / 127
爱神者 〔马来西亚〕爱伦·波普 / 128
歌王 〔马来西亚〕王勃 / 128
枪声 〔马来西亚〕H·P·格赫里 / 129
玫瑰 〔马来西亚〕H·P·格赫里 / 131
梦呓 〔马来西亚〕H·P·格赫里 / 132
茄汁面 〔菲律宾〕李贵德 / 134
割草人 〔菲律宾〕李贵德 / 134
暗灯 〔印度尼西亚〕南喃 / 136



目 录

- 挚友 [英国] 罗·吉卜林 / 137
- 照相师的摆弄 [英国] 史·沃克 / 143
- 朋友 [英国] 拉·鲍威尔 / 146
- 一个爱情故事 [瑞士] 克·卡文 / 149
- 一杯咖啡 [瑞士] 魏格曼 / 150
- 长大成人 [瑞士] 彼·毕克塞尔 / 152
- 疑病 [瑞士] 弗·德布卢埃 / 154
- 罗马的上尉 [奥地利] 厄·冯·霍瓦特 / 155
- 手表 [比利时] 尚·戈西尼 / 156
- 花园余影 [比利时] 久·科塔扎 / 159
- 安娜 [澳大利亚] 亨·劳森 / 160
- 回忆 [澳大利亚] 亨·劳森 / 161
- 坏主意 [新西兰] 朱·怀特 / 163
- 被拐记 [新西兰] 朱·怀特 / 165
- 帕特里克 [新西兰] 吉·拉蒙特 / 168
- 六便士 [英国] 乔叟 / 170
- 苏珊娜 [英国] 乔叟 / 175
- 春天 [英国] 鲁·克库克 / 176
- 姐妹 [英国] 鲁·克库克 / 177
- 玛塔 [斐济] 杰·威皮 / 178
- 一个梦 [斐济] 杰·威皮 / 179
- 月女 [加拿大] 琼·伯顿 / 179

〔美国〕西·汤姆斯



罗丝·伊格尔

这个故事似乎不够紧凑，不够精练。这是它的主要毛病：不那么精练。读来使人感到是在吃一串葡萄，而不是高雅正餐前的一小盅腌鱼子。……有时，我有拖泥带水的坏习惯——写得太多而寓意不深。那全然是漫不经心。

来到世上，最初十四个年头的的生活罗丝·伊格尔这样快便全无记忆了，这真是太好了。这十四年只是空梦一场。醒来之后，她发现自己是在她“第一个东家”的厨房里，坐在她那黄色铅皮箱上，双手双膝在莫名其妙地颤抖，双颊紧张得通红。她和那只黄铅皮箱真像是哪一次海上风暴的最后一个浪头从后门给冲到泰勒太太家的厨房里的——看上去是那样的凄惨，那样的陌生，而且她的头转来转去，好像是第一次领略到安谧与宁静……

那是十二月里的一个炎热的下午，天已近夕。阳光从拉上的百叶窗缝里射进来，成为一道道长长的、铅笔似的光柱，投在地板上，投在餐具柜的门上，投在一张教堂年历画上，上面画着一位和颜悦色的年青耶稣怀抱着一群羔羊。她的对面坐着泰勒太太，在为婴儿换尿布。孩子伸开四肢，躺在她膝上，挥舞着小手，嘴里吹着泡泡。泰勒太太用含糊不清的、唱歌似的声音，滔滔不绝地对罗丝说着。壁炉台上的钟发出清脆的嘀答声，洗碟间的水龙头在“得、得”地滴水，声音像是偷偷摸摸的脚步声。

无论泰勒太太说些什么，罗丝·伊格尔总是左一个“是，太太”，右一个“不会的，太太”地答应着。

“罗丝，你就睡在雷吉的房间里。雷吉是我的大男孩，今年四岁，刚上学。既然你来了，晚上我就不再照看婴儿了——他老是不让我睡。你带惯婴孩吗？”

“哦，带惯，太太！”

“我今天不太舒服，实在不想告诉你该做些什么，”泰勒太太说，她懒洋洋地把尿布用别针扎好，婴儿还在咯咯发笑。

罗丝·伊格尔站起身，到泰勒太太面前弯下腰，说：“来，把他



交给我吧。”她抱过那暖乎乎胖墩墩的肉团，直起身子，这时她不再感到害怕了。这幼小的泰勒对她来说，就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猫得到了一碟牛奶似的。接受便表明是顺从。

“哟！他的头发多漂亮啊！”罗丝把孩子贴在怀里说，“就像黑羽毛一样。”

泰勒太太站起来，双手举到跟前。她穿着浅紫色的棉布套裙，显得高高瘦瘦的。她将披散在前额的黑发往后理了理，半闭着眼睛，嘴唇在微微颤动。

“啊呀！你的气色真有点不对！”罗丝说，她欣赏泰勒太太的举止。“你到床上去躺一会儿，太太，我马上给你送一杯茶来。这儿的事我会尽力做好的。”

她送女主人走出厨房，穿过狭窄的过道，一直送到女主人的卧室。“躺下，把鞋子脱下来！”泰勒太太叹着气，顺从地照她的话办，罗丝·伊格尔便蹑手蹑脚地回到厨房里去了。

〔美国〕西·汤姆斯



我的大波斯菊

“你见过我的大波斯菊吗，亲爱的？你今天留意过我的大波斯菊吗？说真的，尽管这些花是我的，我得说我可还从来没见过它开得这样漂亮呢。人人见了都啧啧叹赏。人们会停下来仔细瞧上一番。这些花伸出了篱笆，孩子们却不摘，我感到这些孩子真是太好了。瞧那些浅紫色的！你曾见过如此娇嫩的花吗？颜色又是如此的不寻常！只要我一想到所有的这些美丽的花是用三便士从大百货公司买来的那一小包花籽种出来的……”

那些大波斯菊像蝴蝶一样轻盈，微风吹拂，花瓣就像翅膀一样舞动。花的颜色有乳白的，有浅紫的，有粉红的，也有淡黄的。透过纤细的绿枝，你仍能看到那沾上了泥土的种籽袋，夹在苗床里的一根木杆的裂缝里。凯赛娅记得，那天她看着范姨撕开一个角，把那像鸟食草籽一样细小的花籽拍出来，然后培上细土。种完，两人一起站着，正如现在站在一起一样，双眼凝视着，虽说眼前什么也没有，却看到了此时此刻所看到的一切。那么究竟有什么地方不同呢？这太难理解了。她说：

“这些花真是漂亮极了，范姨。”

“瞧那只蜜蜂，凯赛娅！瞧那只柔软光滑的大家伙！”

她们看着那只蜜蜂。它落在一朵大波斯菊上时，那朵花弯了下来，摇晃着，抖动着，好像是在和蜜蜂开玩笑。蜜蜂飞走时，花瓣动了动，像是在笑。

“不过，我真的该走了，范姨。”

“再待一会儿，亲爱的。趁你在这儿，我马上去把厨房里的剪刀拿来，修掉一、两枝枯枝。”她去拿了剪刀，很快又出来了。没等凯赛娅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范姨已开始迅速地、毫不心疼地把最好的花剪下来。

“啊呀，范姨，你这是在干什么！”凯赛娅惊呆了。“别剪了，我一朵也不要。你为什么总是把什么东西都送掉呢！我们家有成千上万的花。花瓶里的花昨天才换过。呀呀，范姨！”

“就这些，凯赛娅，就这么一点为你自己房间里的花瓶而选的。”她把花塞到凯赛娅手里，紧紧压住凯赛娅的手指，硬要她收下。

“这些花剪下来后会开得更好的。你知道我这不是骗你。”

是啊，这倒是一种安慰。凯赛娅对着一朵纤细的半开的花蕾微笑着，花瓣从花心向外展开，就像一只非常小的羽毛球上的羽毛。

“好了，再见了，范姨。”

她转过身去。范姨把她抱在怀里，紧紧地抱住她，热切而又庄重地看了她一眼，随即迅速地轻吻了她一下。

〔美国〕西·汤姆斯



利诺和他的主人

只要看一下波茨先生，你就会认为，这里总算有一个人，他身上没有一点是值得炫耀的了。他是个身材矮小、无足轻重的家伙，系了一根弯弯扭扭的领带，帽子太小而外套却又太大。他在邮局工作，每天上下班提的那只棕色帆布公事包全然不像是一只办事员的提包。那倒像是一只学童的书包，甚至连锁扣也只是一颗圆孔的钮扣。你会想，那里面还会有面包屑和苹果核。再说，他脚上穿的靴子也有些怪，是不是？系鞋带的地方露出了他那双炫丽的袜子。这家伙把靴舌头究竟弄到哪儿去了呢？“炸了吃了。”切斯尼公共汽车上的人打趣地说。可怜的老波茨！“不！可能是埋在他家花园里了。”他腋下夹了一把伞。下雨天，伞打开后，他却完全消失了。他不在了，只不过成了一把会走的伞，而那把伞则成了他的外壳。

波茨先生住在切斯尼住宅区的一所矮平房里。房子边上那鼓出





的水箱使它给人以一种悲伤压抑的感觉，就像是一所患有牙疼的矮平房。这儿根本没有花园。屋前院子里的地上有一条踩出来的小径，从屋门通向院子大门。准备辟为前草坪的地方已开出了两个花圃，一个圆的，一个长方形的。每天上午八点半，波茨从这条小径走出，搭乘切斯尼公共汽车；每天傍晚，波茨踏着这条小径回家，而那大茶壶似的公共汽车隆隆地继续向前驶去。天快黑时，当他慢慢吞吞走近院门急切地想拿出烟斗吸口烟时——进了院门他是不准吸烟的——他副样子是那么的可怜，那么的卑怯，连一颗颗欢快闪烁的大星星也似乎在互相挤眉弄眼地取笑他，说：“瞧他那模样！让我们来扔点什么东西下去！”

波茨在消防站下了电车，准备换乘切斯尼公共汽车时，他发现了什么事了。车在那儿好好的，但是司机却不在驾驶座上；他脸朝下趴在地上，一半身子在发动机底下。售票员帽子也没有戴，坐在踏板上卷着烟，不知在想些什么。一小群办事员还有一两个女职员站在那里，瞧着那辆空车。司机摇动什么东西的时候，那辆车侧向一边，微微颤抖着，这种情景看着着实使人悲哀怜悯。那就像一个出了事故被撞伤的人，想说：“别碰我！别走近！别弄痛我！”

然而这一切又是那样的平常，没有人说什么，也没有人问什么，因为汽车到切斯尼毕竟才刚刚通车几个月。他们只是等着碰碰运气。其实，当波茨走过来的时候，已有两三个人决定走回家去了。但是，除非万不得已，波茨是不想走的。他累了。昨天夜里他忙碌了半夜，给他妻子揉胸口，他妻子胸口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疼痛。还帮助那昏昏欲睡的女佣去热敷布、冲热水瓶和煮茶。当他最后带着一双冰凉的脚躺下睡觉时，窗外已蒙蒙发亮公鸡也已开始叫了。所有这一切也是十分平常的。

波茨站在人行道的边上，不时地把那只棕色帆布包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脑子里开始追忆起前一天晚上的事。不过印象有些朦胧模糊了。他看见自己像只螃蟹一样沿着过道爬到冰冷的厨房，又爬回来。黑黑的五斗橱上，两支蜡烛一闪一闪的。当他弯下腰去，照料他妻子时，他妻子的一双大眼睛突然闪烁起来，大声叫着说：

“没有人同情我——没有人。你来料理我，只是出于无奈。不要回嘴，我能看出来你不想照料我。”

说几句安慰她的话只是把事情弄得更糟。她越闹越凶，最后坐起身，举起手，一本正经地说：“没关系，现在反正这种日子不会太长了。”但是，这句话的声音把她自己吓了一大跳，她倒在枕头上，啜泣着喊道：“罗伯特！罗伯特！”罗伯特是好多年以前跟她订婚的一位青年的名字，那时她还没有遇上波茨。听到她唤罗伯特的名字，波茨很高兴。以往的经验使他知道，这表明最难忍的时刻已经过去，



她会开始安静下来……

这时候波茨已经转过身来，他已经走到人行道的另一边，走到沿人行道筑起的木栅栏前。一叶小草钻出了木栅栏，还有几株纤弱细柔的雏菊。突然他看见一只蜜蜂落在其中的一朵雏菊花上，在那只小蜜蜂抓住花晃动的时候，那朵花垂了下来，摇晃着，颤抖着。蜜蜂飞走以后，花瓣摇曳了几下，像是不胜喜悦。……波茨在回忆中沉浸了短短的一刹那。醒悟过来以后，他嘴上挂着那回忆带来的一丝怯懦的微笑向汽车走去。然而，现在除了只有一位少女站在空车旁读书之外，其余的人都已经不见了。

走在礼拜行列末尾的波茨穿了一件黑长袍，长袍太大了，看上去像是一件睡衣。而且你还会觉得他的手里不应该捧着赞美诗与祈祷书，而是应该拿着一支蜡烛。他的声音是一种非常微弱而悲哀的男高音。这种声音使每个人感到吃惊，似乎使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不过那声音是如此的悲哀，所以当他唱到“让我，让我安上一副白鸽的翅膀”的时候，参加礼拜的妇女真想一起凑钱给他买一副。

利诺的鼻翼翕动着，样子是那樣的可怜，目光又是那樣的惆悵卑怯，波茨心里不禁感到一阵悲痛。不过，他当然不会把这种感情表露出来的。“好吧，”他严厉地说，“我想你该回家了。”说着，他从长凳上站起来。利诺也站了起来，但是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举起一只爪子。

“但是，有一件事，”波茨转过身，面对面地站着对利诺说，“在你回家前我们最好讲清楚。是这么件事。”他用手手指指着利诺，利诺吓了一跳，像是感到要给枪毙了一般。但是它那双迷惘而又渴望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它的主人。“别再装出那副斗狗的架势，”波茨用一种比以前更严厉的口气说。“你不是一条斗狗，你是一条看门狗。那才是你自己。好了，是什么就是什么。你那种装腔作势的可恶架势我可受不了。是那种架势使我感到恼火。”

说完，利诺和它的主人站着，一动不动地看着对方。说也奇怪，这时他们两个是多么的相像。然后，波茨转过身，向家里走去。

利诺战战兢兢、急急匆匆地跟在它主人矮小卑微的身躯后……

〔美国〕欧·亨利



一毛不拔的情人

这家最大的商场有三千名女职员，梅希是其中之一。她十八



岁，是男士手套柜上的售货员。在这里，她熟悉了两种类型的顾客——一种是来商场给自己买手套的男士，一种是给不幸的男士们买手套的妇女。除了对这两种人已经有了广泛的了解以外，梅希还学到了别的东西。她把从商场的二千九百九十九个姐妹那里听来的种种经验之谈，全都藏进了她那马尔他猫似的隐秘而机警的脑袋里。这也许是由于造物主预料到她长大后得不到聪明人指点，因而，在赋予她美丽的同时，又赋予她狡黠的性格作为补救，犹如在赋予银狐以珍贵的毛皮时，又给了它超出其它动物的机敏的禀性。

因为梅希是个天生的美人，皮肤白皙，金发碧眼，举止神态又像橱窗招贴画上烤奶油蛋糕的厨娘一样安详。她站在商场的手套柜台后面，你握起拳头在卷尺上量尺寸时不禁会想到青春女神赫柏；而你再看她一眼后又会觉得奇怪：她怎么生了一双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眼睛？

商场的铺面巡视员不注意的时候，梅希嘴里嚼着什锦果脯；他的目光一旦扫视过来，她便抬起眼皮，像凝望天上的云彩似的，脸上带着遐想的微笑。

这便是一个女营业员的微笑。见到这样的微笑，我劝你还是避开的好，除非你久经考验，心上已磨出老趼，或是备足了耐嚼的卡拉梅尔奶糖，或是像丘比特那样天生喜欢逢场作戏。这种微笑，对于梅希来说，只是在娱乐时才会挂在脸上，跟商场的工作不相干；然而巡视员的微笑则不同，他是商场里夏洛克式的人物，他探头探脑四下里张望，为的是寻找罚款的机会捞钱。瞅见漂亮的妞儿时，则又是一双色迷迷的眼睛，或愣怔着眼像只木鸡。当然啦，并不是所有的商场巡视员都是这副德性；就在几天前，报纸上还表扬过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巡视员。

有一天，欧文·卡特，一个集画家、诗人、旅行家、驾车能手于一身的百万富翁碰巧走进了这家最大的商场。并不是他自己想要买什么东西——我有责任替他补充说明，他完全出于一片孝心，陪同母亲来看看这里卖的青铜和陶瓷的小雕像。

为了打发时间，卡特逛到了对面的手套柜台。他倒是真的需要一副手套，他出门时忘记带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手套柜台上可以调情取乐，所以他的这一行为也完全用不着辩解。

走近他的命运女神的时候，卡特迟凝了，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地中了丘比特的圈套。

三四个穿得花里胡哨的花花公子，正伏在柜台上翻来覆去地摆弄几副样品手套；姑娘们咯咯地傻笑着，你一言我一语露骨地跟他们卖弄风情。卡特见状想退回头已来不及了。梅希从柜台后面向他投来询问的目光。她那双蓝眼睛，像夏日的阳光照射在南海的浮冰

